

書

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無欲

止欲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
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
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未解已載性理四書二者

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同天下人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人之

易之本意似
不如此

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取於情而求其止
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善所見者在前而背乃
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
止乃安良象傳伊川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
聽也蓋不宰於欲則無私邪之見耳○朱
子曰即非禮勿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
視聽言動之意
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
禮之視聽言動則
內自不見有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
私己之慾矣
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
也亦謂中有所主
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好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

似只說得
靜中之止

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
為无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
人也人已兩忘內外各定是動靜之間各
得其所止
何咎之有

損欲

寡欲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
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
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
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
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

欲以復天理而已

系傳伊川元文係五卷克治類天

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未流則未勝本華勝實

人欲勝天理其言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

損過以就中損乎未而就夫九五曰覓陸央央中行

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

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克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

不可而决去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

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

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

義不可而勉勉决去之志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

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美我儘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

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

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係累乃能盡中正之道

實而有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

光輝也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讀盡五並係元

天理之私利欲者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心之私故背馳明道一合外馳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

向既差即是欲也字伊川有海養之素則明聖生伊川謂繹曰丑受魚

甚薄二十而得廬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
矣校其筋骨於歲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
薄而厚為保生邪聖賢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恥

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庫強只是利伊州說出來就是天理

存養

涵養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處德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誠謙親於客親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伊川頗其聖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病身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孰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高養公皆廢此獨有理義

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

涵養意

明道籲字端伯程門人也義理養心本無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孰故曰但存

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意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

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

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伊川曰聖

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伊川聖人無心記事故其虛明自然

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存養孰然後泰然行將去便

有進伊川所養厚涵養吾一

明道心存則不二

閑邪則固一

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

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

念不必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

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二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

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伊川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徒事問辯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伊川人之所以

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敬以涵養詳見二卷敬門

志氣

辭氣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伊川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

氣者無所縱于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戲謔不惟害

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橫渠朱子曰橫

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心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

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

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

却可着力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特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

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

意度

心馳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
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

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明道者意把捉

故愈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民間後

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

也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

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

動靜

光明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伊川明道詩曰萬物靜

人同因有中躁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元本係二卷

覆詎識此意伊川謂蘇季明曰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

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曰既有

知覺却是動也念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

非也復之卦下画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

端也故天地之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

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統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心不外馳矣

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

這裡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

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裡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終有

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嘗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

只是瞽睡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

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

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便嘆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

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

靜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

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亦辭橫渠動靜各有其時然

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則明無所用

伊川豐初九傳元本條二卷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

盲之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是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定然後始

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良為止

止乃光明故大學子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

明橫渠易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鑿而流水不可鑿亦是理也

自立

剛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

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

象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

較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

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

他人自是勇處多

橫渠語錄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則委靡必不能有

立矣

敬仁誠

舜學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

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伊川

者壹壹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

言謂其靜而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

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
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
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
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
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
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
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
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是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
其實則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無處
一也伊川誠實象至則人無不感遇
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謹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嘆以來儒者

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
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朱
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
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
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
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
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
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夢驗

操存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
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伊川朱子曰竟與鬼交
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
神安定夢寐亦不致顛倒

近思錄集解卷之四終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乾損 益動

濂溪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

旨深哉

重乾相繼而又能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

山澤為損激於空象山之高必危則之巖於欲象澤

風之烈則德日長吹過象雷之吉凶悔吝生平動噫

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

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朱解已載性理四書
夫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
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視聽 言動

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

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

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

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一句言其理下一句是工夫顏

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

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

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

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

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

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推

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

誠則實理流行動聽箴曰人有秉彛秉平天性知誘

容周旋中禮矣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

勿聽人稟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幾誘於外而忘
美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以存誠於中
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

也言箴曰人心之動困言以言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禁辱惟其所召勿易則誣
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躁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
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機曰也機牙也戶之
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
之惡或至於與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
有榮失則有凶有專躁而傷於易則誣肆而不審妄
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達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
躁之致也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
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
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為是動之著思是動之微

內為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
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
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
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
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
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
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
俯不作其樂可知有自心則饒矣明道外言朱子曰此
數語極有味又曰當
初亦知是好語慢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身
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悅樂
少有間斷自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
視欲然矣
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

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
其為人剛行音終不肯進學幸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音終暴也其為人愈暴亦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斂誠實之意故君子以為難與並為仁蓋目者人之所常用
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
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
信橫柔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
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
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明道人有目畏尖物者明

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投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悔吝

忿欲

輕惰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
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
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失而後有復
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
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
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
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
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既未能

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
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不俟川易不待勉强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
顏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知而即改晉之上九晉
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傳曰初九自治剛極
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
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
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治之
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推可用之

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其自治則雖自治有
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
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自正之道為可吝也伊川進

之極有華中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彖傳允下坎上

也見險則止夫人惟說則易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

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

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

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

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者則於用有不足節於

行而為柔則於行有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
故無浩然之氣吝者只為私意小智所纏飢食渴飲冬

喪其夏書曰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並明道食飲

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已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罪已責躬不可無然

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怍

應辭之同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憤不肯

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橫渠急於自治何暇

議人元本矯輕警惰橫渠輕則浮躁情則弛慢二者

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克伐 怨欲 懼 怒矜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

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

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

也伊川克伐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

看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

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已為仁者從根

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其末治怒

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明道

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法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

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

然不懼矣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

己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

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

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

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

心至虛至明喜怒哀各因乎物與無一毫之私意者殆

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如舜之

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

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

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

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

因事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

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

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

那人說話能無怒色不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

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若聖人因物而未嘗

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

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

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

非其難者邪。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

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大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明

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謝子與伊之心常湛然若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

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

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

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便

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閑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

大謂克謝子為已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

人已 省責

明道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專務責

知責已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

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明道

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

也處少明道聖人所謂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者非

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見賢便思齊有為

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至莫不在已伊川說見

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責已者當知無

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橫

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非聖人之責

人也常緩便見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伊川元本

善惡 好惡

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
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
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
勉也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第五

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此卷論齊家盖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
家可齊矣

事親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
也盖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伊川易師六二
傳可者僅足而
無餘之稱竭其所
當為無過外也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

柔道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

盡卦九一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
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處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成性

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

仁則習不察行不善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己也精有

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或未之察所行者或

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是故徒善未必盡善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

然後盡仁義之道橫渠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

必盡善徒惡不仁而不奸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動心 忍性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龜礪底物方磨

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

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明道邵康節

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人處為小人所侵

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

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思叔詒

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至自明矣

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謝朱子曰動

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櫟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明道年十六七時

曉尤當以柔異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從容將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

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冥順將承使之

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直之資處為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盡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

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

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

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

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 橫渠先

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

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事親以順為主非甚為矯拂也 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

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

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

亦不安矣

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橫渠所謂養志者也 伊川外書

孝悌

伊川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

為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

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問行狀云盡性

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

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

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所作明道行狀

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以能盡孝弟之道本百

而克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

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如洒掃

聖人如舜以孝玉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

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

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

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

粗而精實具本末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

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伊川今之孝弟者未必能

察故亦不能廣克之斯干詩言兄及弟美式相好矣

無相猶美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

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較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

施之而已橫渠詩說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相報

友第恭而兄不友不
可學死而廢其恭

正家 父母 子姪 夫婦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伊川家人卦正倫理則

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得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為者也

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

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

要以剛為善 家人卦六二傳曰相家人之九爻辭謂治

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

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 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

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為本使在

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

不致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人無父母

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

生日當倍悲痛更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

矣 伊川具慶謂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

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

父之道也 伊川傳靜正乃相處可久之問第五倫視

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

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

本是公絕著此心做便是私也 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

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
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
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
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
令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又問視已子與兄子
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有問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
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已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
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
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
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
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

於父母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
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
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
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
凡人避嫌者皆以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
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
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
嫌耶若孔子事之或是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
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

况聖人乎伊川聖人所為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能自信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伊川問婿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為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伊川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二程父母治家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

孫嫁遣孤女心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任子謂保任使之入仕諸父謂從父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祿與先公相得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

專必重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
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
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男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
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
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
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
知也夫人男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
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
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

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勿求稱

欲長當何

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如羹為其詳於味也

雖使令輩不得以

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

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

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

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

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

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等禮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

伊川文集

二南從始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恩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橫渠詩說且其家人而后可以行也

葬不酒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臨

乳婢利害

謹婢僕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警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伊川幼吾幼

其慮之周蓋如此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

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

無可學耳

橫渠語錄長按謂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七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即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進退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伊川象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為哉

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
其常也伊川需初九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晉之初
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
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
之心切非汲七以失其守則倖七以傷於義矣故曰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在下則勢踈始進則交
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七以
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后退
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
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

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
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
居也卦之初為无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
失守急去可也豈然事非一察又速唯時亦容有為
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察又速唯時亦容有為
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
比合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
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
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

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
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此卦傳羣然相比而道得所
求比而不由正言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
不能無咎者也
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
幾而固守睽卦六三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
以正道而後合者

操履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
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

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志
富貴故行

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

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
在下初無貧賤之憂

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

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伊川欲貴之心勝則必不
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

可行之

守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
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

道否也

否二六傳身之否亨由平時道之否六由乎

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人之所隨行正則

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

失正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隨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然下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

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傳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

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志也

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處卦之初未

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

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伊川

行藏進退趨向

井之九三滌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

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

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舍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

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
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
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一與五應上文位皆柔故曰體
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
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
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如二之
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
時為有咎也蓋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鼎之
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
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並伊川易傳抱負
不暇謹持所向則改為才
業累矣如苟或之類是也

救時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
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不利貞之教長下乾上為遜
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下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
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遜雖未謹大正尚幸其小有可
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
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獲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

圖其言安可得為之孔子與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

於漢晉是也漢之衰長君子之道未盡
壽彼之進於小人之道未盡長

察身 見義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上之自高尚亦非一途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有張良躡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伊川四者雖處心有大小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

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恠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恠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彖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拯隨位分止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良六二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為己任所當拯而無隨

在下位者守所在是當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
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
請討陳常然不在其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
位則亦隨之而已

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

當速而又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良傳位者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

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

况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人之止

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

人之所同患也良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

故曰敦艮言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

羞賤之異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其

耻賤也賤而徒賤也賤而徒賤也賤而徒賤也

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賤也賤而徒賤也賤而徒賤也

安命義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

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

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

也以吉

然而不可免則無所畏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
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義則而不可違
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

獲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伊川

也齊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

義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

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

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之命之不

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

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若賢者則求

而遂也此言要亦為中人以下者設爾

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求之必以道不以

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

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

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

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為應事之持欲以命

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

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

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與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

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

辯義利

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
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
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
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
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
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
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
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天理
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
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趙景
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

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
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平義處
之而安乃所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伊川
以為利也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人多言安
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
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
能橫渠語錄之子曰人須以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
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愚謂真知問邢恕父從
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問邢恕父從
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

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刑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

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

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

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

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元本十二卷警戒類在上

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利已

則人亦各欲利其已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

益之而或擊之者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

舉業 科舉 賢良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

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

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

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

學然人不忘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

惟患奪志奪志則根本廢矣故妙功之患小奪志之

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害為文字意思

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別邊自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
以免此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
家貧親老須用祿任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
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
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伊川門
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鈔習
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
舜之道矣私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

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
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
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
而後可語也伊川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漢策賢良
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武帝初
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
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
學畜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至如後世賢良
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
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

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試教官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喜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世祿

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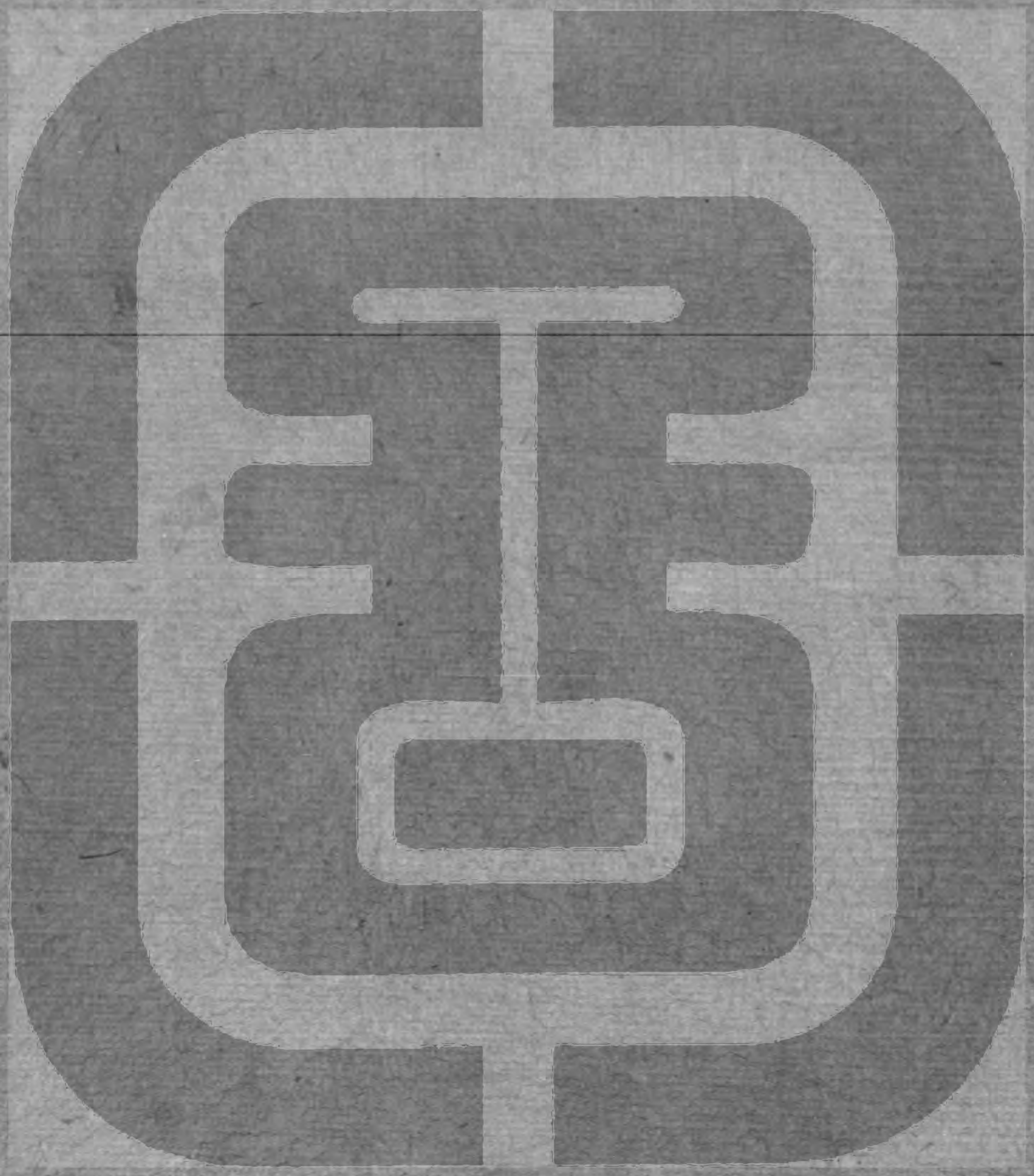
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陰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

橫渠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



Digitized by Google





6